

中国军事崛起初探

[美] 傅泰林 (M. Taylor Fravel)

内容摘要：本文初步回答了两大问题：中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是否正在“崛起”；在中国军力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是否增加，是否直接或间接导致他国安全行为的变化。通过对中国军事实力和影响力的考察，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已经提升了自己的相对军事实力。从国防开支的角度来讲，中国已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并且扩大了和本地区其他大国如俄罗斯、印度、日本的差距，但中国并未“崛起”，只是处在“崛起之中”；第二，中国在军事实力上的相对提升并没有引发东亚不稳定性的上升；第三，为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本地区的很多大国和中等国家纷纷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第四，随着军力的提升，中国已取得了一定的威慑力。在一些地区领土争端中，中国已经有能力利用威慑力塑造当事方的行为，但是中国以威慑为目的的军力运用依然非常有限。

关键词：中国军事崛起 军事实力 影响力

导 论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为实现军队现代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1989年以来，中国的国防预算以每年实际9%的速度递增。¹2008年，中国公布的国防预算超过

[美] 傅泰林 (M. Taylor Fravel)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副教授。

1 军费开支数据库 (the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SIPRI, 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database1.html. For overviews of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see Dennis Blasko, *The Chinese Army Today: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610亿美元。¹ 如果将相关军事开支包含在内,中国的整体国防开支会变得更髙,即便数额会因计算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² 中国利用不断提升的军费投入采购了一批先进的武器系统,包括第四代苏霍伊(Sukhoi)多用途战斗机和短、中程常规弹道导弹以及先进的核动力攻击潜艇等。2008年12月,中国向亚丁湾派遣了两艘驱逐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舰执行打击海盗的任务。这一行动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在国际水域部署它的海军力量。很多观察家认为这种情况在十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总之,从国防开支、军备购置和武力部署方面来看,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中国的军事实力似乎正处于崛起之中。

在东亚和美国,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防预算成为担忧中国崛起的主因。不过,虽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已在过去的20年中得以稳步推进,但是中国军力的增长仍存在不少问题。首先,虽然中国的军费投入始终保持增长态势,但我们仍不清楚中国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强国。再者,中国的军事实力虽然相较他国保持增长态势,但它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的影响力并不明显。虽然学者们可以研究中国新式武器系统的购置和研发,但是中国利用这些装备塑造或改变他国行为的能力仍待考察。

首先,我们必须对“军事实力”和“影响力”这两个概念加以定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实力经常被界定为一个关系概念(relational concept)或者是物质概念(material concept)。³ 作为一个关系概念,实力是指使他国做其本不愿做的事的能力;⁴ 作为一个物质概念,实力指国家拥有的能力或资源,而所谓“能力”是指国家寻求自身利益和改变他国行为的手段。⁵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采用了物质概念的研究方法,把军事实力定义为国家武装力量拥有的能力。⁶

但是,运用物质概念方法研究实力时,我们需要进一步加以厘清。特别是,国家的军事实力必须从完成特定军事目标的角度加以衡量,例如保护领土免受攻击或者夺回被他国侵占的领土。因为相同的武器可拥有不同的用途,在分析国家

1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9* (London: Routledge, 2009), p.381.

2 2006年,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估算中国的实际国防开支是1280亿美元,不是370亿美元。这些估算值的差异可以用购买力平价法解释,此外,中国没有把研发费用和准军事部队的开支包含在国防预算之内,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9*, p. 380.

3 国际关系研究中对“power”的不同定义,参见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0. 最近的探讨,参见Felix Berenskoetter and M. J. Williams, eds.,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7).

4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1948), Chapter 1; Robert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No. 3 (July 1957); 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1974).

5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6 Stephen Biddle, *Military Power: Explaining Victory and Defeat in Modern Battl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的军事力量时我们需要做出说明。而且,任何对军事实力的探究,还都需要对影响力加以界定。从本质上讲,影响力就是国家塑造他国行为的能力。笔者将从关系概念的角度把“影响力”分成两类:“直接影响力”指的是,国家让别国去做它想要它们做的事情的能力。例如,这种影响力可通过使用或者威胁使用军事力量实现,并达到威慑或强制性目的。与之相比,“间接影响力”指国家为了回应他国而做出的改变。在军事领域,“间接影响力”指与安全困境相关的不安全感的螺旋式上升。¹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简要介绍中国在过去20年中的军事实力增长情况。1993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采用新的军事战略方针之后,将注意力集中在利用高科技武器装备打赢局部和有限战争上。中国的军费开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呈下降态势,但随着新军事战略方针的实施,中国的军费开支在过去20年中稳步提升。之后,笔者评估了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对本地区其他国家形成的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在该部分,首先通过考察安全竞争、军备竞赛和外部制衡来探究中国国防开支的上升是否增加了东亚地区的不稳定性。这一探究将反映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的间接影响力,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可能会调整自己的国防政策以适应中国军事实力的变化。接下来,通过考察中国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中的行为评估中国在处理这些争端时获得了何种影响力。通常来说,在解决领土争端时,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仍然是很多国家非常重要的手段。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判定中国是否可以塑造他国的行为,从而使自己在具体争端中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

笔者在分析国家的军事能力时使用了“军费开支(military expenditure)”和“国防开支(defense spending)”概念。“国防开支”在衡量军事实力时其实并非一个好的指标,这不仅是因为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因为它忽略了军事力量升级换代中非常重要的非物质因素,例如战略和训练。当我们想要了解包括陆上实力和海上实力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希望获取的能力时,“国防开支”这一概念就更加失准了。就中国而言,分析人士甚至在中国实际国防开支的具体数额上都莫衷一是。

但是,本文是讨论中国军事实力是否上升以及中国是否从中获得影响力的初步研究。因此,在本文中,“国防开支”作为代表一国军事力量的大体指标,仍然具有一定范围内的有效性。这基于三个原因:第一,对国防开支模式的研究是估算相对军事实力的第一步。归根结底,军力的增加需要额外的资源。通过比较具体的分析,我们可以调查军备购置和军队结构变化的情况;第二,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国防开支的趋势可揭示一个国家军备购置和军力发展的主要变化;第三,通过对国防开支加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是如何优先考虑发展军事的。因为

1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国防开支可与其他指标做比较,例如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预算。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已经提升了自己的相对军事实力。从国防开支的角度来讲,中国已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并且扩大了和本地区其他大国如俄罗斯、印度、日本的差距,但中国并未“崛起”,确切地讲,应该是处在“崛起之中”;第二,中国在军事实力上的相对提升并没有引发东亚不稳定性的上升,这种不稳定性通常会通过安全竞争和军备竞赛的升级反映出来;第三,为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本地区的很多大国和中等国家纷纷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第四,随着军力的提升,中国已取得了一定的威慑力。在一些地区领土争端中,中国已经有能力利用威慑力塑造当事方的行为,但是中国以威慑为目的的军力运用依然非常有限。

中国在军事实力上的相对提升并没有引发东亚不稳定性的上升,这种不稳定性通常会通过安全竞争和军备竞赛的升级反映出来。

此外,笔者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只研究中国国力中的军力部分,这一限制会导致本文分析中存在若干问题。在现实中,国家可以调动各种各样的实力来达成目标。中国军事实力崛起引发的那种影响力原本也可以通过国力中的其他实力得以实现。第二,本文只研究常规军事力量的变动情况,核武器不在分析范围之内。第三,本文并未采取国家把军事实力作为推行政策的手段这一理论假设,本文并没有试图分析在何种条件下军事实力作为国家施展影响力的手段能够“发挥作用”。第四,本文没有仔细讨论本地区国家对中国实力的认知问题。这种认知及其根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后的研究应当对其加以探讨。

一、评估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评估中国军事实力的变化。首先,笔者分析了中国国防开支的整体趋势,并将中国的情况和亚洲其他大国及中等国家加以比较。其次,笔者考察了由不断增长的军事预算带来的中国军力结构的变化,由此判断中国在寻求何种整体能力。下文的分析表明,从国防开支的角度,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比例,中国都可以被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力量。中国利用不断提升的国防开支增强了军事防御能力和军事威慑能力。虽然中国的国防开支比大多数邻国多,中、美之间在防务投入方面仍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上升,但尚未成为本地区的主导力量。

虽然中国的国防开支比大多数邻国多,中、美之间在防务投入方面仍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上升,但尚未成为本地区的主导力量。

(一) 国防开支和军备购置

从绝对值衡量,中国的国防开支在过去20年中稳步提升。1990年以来,在

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防开支仍以每年超过9%的速度递增,中国的军事实力逐年提升。然而,由于“崛起”是一个相对概念,以中国国防的绝对支出评估中国军事实力的相对崛起,参考价值非常有限。

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与他国进行比较,这可以成为一个衡量军力崛起的指标。对国防开支比例的分析展现了一幅有关中国军事崛起的复杂图景。笔者用中国自身的国防开支除以中国加上另外一国的国防开支总和,结果如果大于50%就表明中国军力存在相对上升,如果小于50%就表明相对下降。通过这种算法,中国在和美国比较时很难被肯定地视为一个崛起中的军事大国。中国现阶段的国防开支占中美两国国防开支总和的10%,这一数字在1989年为2.5%,如今已经翻了四番。如果国防开支是衡量军力变化的最直接的标准,美国远比中国强大。然而,中国一直在小范围内缩小和美国的差距,尽管这个差距依然很大。¹

然而,与本地区其他大国相比较,中国的相对位置却十分不同。中国在国防开支方面和他国之间的差距或者扩大,或者缩小。中国的国防开支一直超过印度,两国差距进一步加大。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在中俄两国总体军事实力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从1998年开始,中国国防开支超过俄罗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可以被称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大国。日本情况与此类似,虽然北京仅在2005年才在国防开支上超过日本。过去20年里,中国比其所有亚洲邻国的国防开支都要多,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这个差距正逐渐增大。

诚然,国防开支也许是衡量军事实力变化的最粗略的指标,特别是在实力被定义为实现某种军事目标的能力,而国防开支被视为获得这些能力的工具的情况下。与之相比,更为精确的方法也许是研究科技发展特定阶段中军事实力的对比。通过研究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的购置状况,我们可以获知相较于别国,中国或其他某个国家在哪些领域提升了实力。

本文将不会详述所有类型的武器系统。举个例子,我们只对第四代战斗机做一个介绍,包括美制F-15战斗机和俄制苏-27战斗机。从军事能力(空中防御和空中优势)的角度看,中国的实力与邻国相比正在提升。目前,中国拥有的第四代战斗机数量多过本地区的其他任何国家(中国还拥有不少第三代战斗机)。当然,和其他邻国相比,中国的空中优势没有像其他领域那么明显。

柴电潜艇是另外一种本地区其他大国已经购买或正在研发的武器系统。目前,中国是本地区拥有最多先进的柴电潜艇的国家,这是中国在东亚海域的区域拒止能力(area denial capability)不断提升的关键组成部分。

1 事实上,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美国从2003年到2004年的国防预算增加额(不计国会的追加拨款)大致相当于中国2004年度的国防预算总额。2007年,美国国防开支的增加额大致是当年中国公开宣称的国防预算的三分之一。

(二) 军力发展

关于国防开支和军备购置的研究,只能为考察中国军力变化状况提供参考。虽然本文不会非常仔细地讨论中国军力结构的演变,一些基本框架仍然有迹可寻。总体而言,解放军正努力获得打赢所谓“高技术条件下的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为了实现军事现代化的目标,中国购置了很多远程攻击装备,如先进战斗机、核动力攻击潜艇、常规导弹,并积极提升自身指挥、控制、通信、监控和侦查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本地区其他大国和中等国家也正在利用很多类似的高端武器推动军力结构的现代化。¹

解放军通过军事现代化,巩固或提升了两大军力发展目标的能力:通过周边地区,特别是海域的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加强了防御;通过一定的区域军力投送能力增强了威慑。²因为解放军在地面兵力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中国在亚洲大陆已拥有强大的拒止能力,这一能力在苏联解体之后变得愈发突出。与此相比,中国海域拒止能力和地区军力投送能力的增强尚属起步状态。³

解放军通过军事现代化,巩固或提升了两大军力发展目标的能力:通过周边地区、特别是海域的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加强了防御;通过一定的区域军力投送能力增强了威慑。

1. 周边地区的区域拒止能力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加强区域拒止能力,从而达到击退敌方攻击或吓阻敌方攻击的目的。按照美国国防部的定义,区域拒止能力就是“阻止敌方使用空间或武器装备”的能力。⁴这有别于区域控制或在特定区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概念。通过发展区域拒止能力,中国希望在它的陆上和海域的周边地区构建缓冲地带,从而增大他国打击中国境内目标需要付出的代价。

区域拒止有助于以下几个战略目标的实现。在陆上,如果能够使敌方在任何条件下对在中国边境附近实施军事行动之前都要三思而后行,那么这就能最好地实现保护领土完整、防止遭受攻击的目标。在海上,中国对台海潜在冲突的军事准备主要集中在拖延或迟滞美军在台海地区的军事部署,同时确保战事一旦爆发能够拖垮美军。海域拒止可以加强中国最富庶省市(如广东、上海)的安全,这些省市很可能成为台海冲突中的被打击目标。最后,海域拒止能力的提升可以增强中国的反封锁能力,当敌方封锁了它的港口和海上贸易航道时,中国就可以进行有效反制。

1 Ashley J. Tellis and Michael Wills, *Strategic Asia 2005-06: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5).

2 海域拒止和一定的区域军力投送,这些能力都可以增强中国的“声威”。

3 这一部分摘自 M. Taylor Fravel, "China's Search for Military Pow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1, No. 3 (2008).

4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Joint Publication 1-02*, August 2006, p. 154.

2. 陆上拒止

中国在构建亚洲大陆之上、沿边境地区的区域拒止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第一次展示了这种能力。当时,美国担心中国可

中国陆上拒止能力的关键,就是广袤且人口稀疏的边疆地区造成的战略纵深。中国可用“纵深防御”应对任何攻击,确保人口和经济中心的安全。

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故而将地面行动限制在北纬17度以南的范围内。中国陆上拒止能力的关键,就是广袤且人口稀疏的边疆地区造成的战略纵深。中国可用“纵深防御”应对任何攻击,确保人口和经济中心的安全。所谓“纵深”可以增大敌国袭击中国本土以压制中国的代价。超过130万人的军队与这种有利地形相得益彰,何况中国还在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并提升部队的机动性。总之,任何国家想要从陆上袭击中国,即使它有能力强入中国边境,它也会付出巨大代价。

我们可以从中国武装力量中用于陆上拒止的军队数量看出中国军事领导层对这一任务的重视程度。大约22.45万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担负着保卫陆上边境和维持港口入口及附近区域安全的任务。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可以成为保卫中国国境的第一道防线。除此之外,大约半数的中国主力步兵部队和装甲部队驻扎在边境省份,负责击退袭击以及阻止敌国在边境附近部署大量军力。这种包括部署在边境地区的轻装步兵部队和驻扎在国内的机动部队在内的军力结构使得中国在陆上边境地区构建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¹

距离边境越远,中国的陆上拒止能力就越弱。同时,中国应对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也相对较弱。

然而,距离边境越远,中国的陆上拒止能力就越弱。同时,中国应对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也相对较弱。因此,中国正在大力增强边境以外地区的陆上拒止能力。两种重要的武器系统,包括先进的战术多用途战斗机(如从俄罗斯进口的苏-27战斗机、中国2006年开始批量生产的歼-10战斗机)和短程弹道导弹、陆上攻击型巡航导弹,均可用以打击中国境外的目标。为抵御远程袭击,中国采购了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如购自俄罗斯的S-300PMU导弹系统),从而加强了空防网络。²

3. 海域拒止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提升海域拒止能力,但只是最近才取得有限的进展。中国在海上并没有像在陆上那样的战略纵深。正如2006年中国国防白

1 M. Taylor Fravel, "Securing Borders: China's Doctrine and Force Structure for Frontier Defens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2007), pp. 705-737.

2 "The Chinese SAM Network," IMINT and Analysis, January 30, 2008, <http://geimint.blogspot.com/2008/01/chinese-sam-network.html>.

皮书所言,中国正“逐渐扩展近海防御的战略纵深”。¹近十年来,在增强包括港口和近海航线防御的同时,中国海军将主要精力放在台海附近的区域拒止方面,以便在对台军事行动中完成封锁或攻击任务。²

中国有关海域拒止能力的军力结构变化与以下几种武器系统密切相关。首先,解放军的潜艇部队正逐步实现现代化,潜艇部队是海域拒止能力的传统基础。1995年以来,已有28艘新式潜艇,包括12艘从俄罗斯进口的基洛级潜艇和国内研发的先进的柴油动力与核动力潜艇,在中国下水服役。³第二是先进的水面舰艇,特别是中国自己制造的防空制导导弹驱逐舰,包括旅洋—II级和旅洲级驱逐舰。这些战舰装备一定的区域防空系统,可为小型特遣部队或小型舰队提供保护。第三是各式反舰导弹,例如近期购自俄罗斯的日炙和炽热型反舰导弹,这些导弹可由潜艇、水面舰艇和飞机发射。⁴中国也开始研发用中程弹道导弹远距离打击水面舰艇,尤其是航空母舰的技术。⁵最后则是反卫星系统,例如曾在2007年1月成功通过检测的SC—19型反卫星导弹。一旦冲突爆发,这些反卫星系统将使敌方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空间武器装备。

(三) 有限的区域军力投送

为增强威慑力,中国已经为获得一定的区域军力投送能力花费不菲。军力投送是指国家在边境之外部署和维持武装力量的能力,尤其是采取攻击性军事行动时。然而,中国的军力投送能力非常有限,它只能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内,而不是在其所有沿岸和有争议的地区完成军力投送。⁶

区域军力投送使中国可以实现以下几大战略目标。军力投送是实现国家统一的行动中必不可少的。为了阻止台湾宣布正式独立,威慑性(或者威逼性)的军事行动都将带有攻击性质。同时,军力投送在维持区域稳定方面也可发挥重要作用,它可以使中国通过在海外部署军队来防止军事冲突的发生或者扩散。此外,军力投送也可让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人道

中国的军力投送能力非常有限,它只能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内,而不是在其所有沿岸和有争议的地区完成军力投送。

1 《2006年中国的国防》,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年, http://www.china.com.cn/policy/guofang/node_7009522.html。

2 例如,参见 Michael McDevitt, “The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Context Driving PLA Navy Building,” in Roy Kamphausen and Andrew Scobell, eds., *Right-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 481-522.

3 See 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153, October 18, 2007.

4 Ibid.

5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6* (Beijing: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2006), p. 23.

6 Michael D. Swaine, “China's Regional Military Posture,”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 283.

主义救援、维和与维安行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在远离国境之外的区域的军力投送能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过去几年,中国在本地区救灾行动中的不力表现暴露出它在军力投送上的缺陷。例如,2004年东南亚海啸发生之后,中国缺少将援助物资快速投送灾区的能力,该项任务最终由美国海军派遣至印尼的航空母舰和远征战斗群完成。

为了发展自己的军力投送能力,中国购置了一些武器装备。虽然解放军拥有一些远征战斗部队,包括空中和水陆两栖作战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但它缺乏快速或远距离投送军力的手段。2005年,中国从俄罗斯订购34架伊尔—76重型运输机,但这些运输机还没有开始生产,而合同也有可能被取消。即使这些飞机最终全部交货,中国重型运输机的总数也只达到50架左右,中国的空运能力仅是其他大国军队空运能力的一小部分,只能快速空运一个全副武装的轻型机械化步兵营。中国的战略空运能力分别相当于俄罗斯的14%,美国的6%。¹ 同样,虽然中国拥有超过12艘的两栖登陆艇可用于对台军事行动,但是它在台海之外的战略海运能力仍然非常有限。最近,中国有两艘船坞登陆舰开始服役,每艘登陆舰仅能运载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员及他们的武器装备。虽然中国在未来几年中将会建造更多的船坞登陆舰,但其可用于军力投送的部队和装备的数量仍然有限。

和有限的区域军力投送能力有关的还有中国的远程空战、海战军力结构。过去十年中,中国空军的现代化将注意力集中在短程战斗机、而非远程轰炸机上。虽然中国已有能力将空中加油技术用于一些国产战斗机,但它还没有一支大型的加油机部队,加油机是解放军空军部队在中国境外实施远程打击、维持战斗巡逻的必备条件。虽然中国最先进的多用途战斗机,俄制苏—30MMK战斗机拥有空中加油能力,但它们无法与由中国H—6轰炸机改造而来的加油机配套使用。尽管中国可以从俄罗斯购置四架伊尔—78加油机,但是一旦战事爆发,这些加油机最多只能为一个中队的苏—30提供加油作业。与之类似,中国在海上为远程舰艇加油补给的能力也很有限。中国以前只有寥寥数艘加油船,只是在最近,它才有两艘可以装载燃料、水、军火和其他物资的大型多用途补给船下水服役。将来,由于缺乏境外海军基地,中国海军的远程巡防将会受到大型补给船数量的限制。

二、中国间接影响力的评估:系统层面的影响

某一国家军事实力的增长,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将对国际体系的动力结构产生显著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地区不稳定性的升级和以国防开支、军备竞赛和制衡变化为特征的安全竞争的恶化。这种影响在亚洲地区最为突出。国家军力增长带来的这种影响力是间接的,也就是说,国家针对权力分配的整体变化,而

1 Se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8* (London: Routledge, 2008).

非对中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表现做出回应。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衡量中国军力增长对于区域稳定的影响,包括区域安全竞争、潜在军备竞赛和外部制衡的模式。分析表明,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并未加剧安全竞争或引发军备竞赛。同时,一些国家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来制衡中国。这种制衡行为使得这些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需要降低,从而加强了地区稳定。

(一) 地区稳定和安全竞争

大国和中等国家国防开支的变化趋势可以作为衡量地区稳定的一个依据。国防开支的基本趋势为评估地区稳定性提供了一套指标。如果本地区大多数国家增加军费开支,我们就可以初步判定,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使得国家间的敌意出现螺旋式增长,这也与安全困境理论相符合。过去十年中,东亚诸国的确增加了国防开支。总体而言,中国处于领先的位置,从1997年开始,中国的国防开支就以每年12%的速度递增。在地区大国中,只有日本的实际国防开支略微下降。印度和俄罗斯的国防开支也逐年递增,虽然幅度均低于中国。

然而,实际国防开支并不足以衡量安全竞争的程度。对于中国、印度、俄罗斯而言,高速增长带动了国防开支的增加。我们可以考察国防开支在每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预算中的份额,以此衡量与中国军力增长相关的地区不稳定性程度。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看出其他国家在面对中国日益提升的军事实力时所做出的权衡。¹如果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或政府预算中的份额增加,将表明这些国家更加关注安全,并极有可能在军事实力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

就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而言,最新评估显示中国军事实力的崛起不会引发安全竞争。如果国家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还要加大防务开支,这就是安全竞争的一种表征。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调查,在东亚和大洋洲地区,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从1998年1.46%上升到2007年1.55%。²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总体数据不得而知,我们很难判定现有水平是一种增长——即便幅度很小——还是一种向危机之前水平的回归。分析表明,中国国防开支的增长并没有加剧区域的不稳定。上述数据所体现出的最显著的事实是,这一时期中国军费迅猛增长,但是该地区国家的整体国防开支却没有太大变化。

该地区大国军费开支的变化趋势为上述结论提供了佐证。日本的军费开支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长期维持在1%左右,而印度则从3%下降至2.5%,俄罗斯从6%下降至4%。美国的国防开支呈上升态势,但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六年美国对伊拉克、阿富汗发动战争而出现的财政需要。

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并未加剧安全竞争或引发军备竞赛。同时,一些国家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来制衡中国。这种制衡行为使得这些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需要降低,从而加强了地区稳定。

1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国防开支增长率的比值也许可以成为另一个衡量指标。

2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9, p. 372.

此外,该地区中等国家军费开支的变化更加有力地证明,所谓安全竞争的升级并未出现。如新加坡的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有所增加,澳大利亚维持不变,而韩国的份额则出现明显下降。

我们可以将一国的防务开支和其他方面的开支进行比较,从中可以看出该国在大炮和黄油之间,也就是防务和其他领域之间如何权衡取舍。在某国的防务开支没有上升的情况下,该国政府在防务问题的花费比例就可以说明安全议题相对于其他议题的重要性。可惜,我们无法得到按照时间顺序统计的各个政府预算的相关数据。但是,该地区主要国家的数据表明,与其他领域相比,它们并没有提升防务方面开支的相对重要性。相反,印度的防务开支在政府预算中的比例下降了,而日本则基本上保持不变。当然,为了评估其他国家的状况,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据。

(二) 军备竞赛

在国际体系中,军备竞赛是衡量地区不稳定性的另一指标。有关军费开支的分析表明,中国不断增长的军力并未引发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虽然中国国防开支在绝对值上显著增长,但是别国并未相应地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或政府预算中的国防开支份额。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这种算法,这些国家的国防开支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之上。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为10%,而到70年代,苏联则超过15%。¹目前,亚洲主要国家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维持在1%到3%之间,与过去十年中的状况基本持平。

关于国防开支的分析可能无法显示军备竞赛的动态变化,该地区的国家仍有可能参与了某一特定武器系统的竞争。也就是说,国家可以竞相研发那种可以带来决定性优势的特定武器,例如“一战”前建造无畏舰的军备竞赛以及美苏之间尽人皆知的在核武器数目方面的较量。

购买和研发第四代多用途战斗机是中国军力结构变化的比较容易被观察到的一个方面。这些战斗机包括俄制苏—27和苏—30以及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歼—10、歼—11战斗机,后者采用了从俄罗斯进口的零件。中国第四代战斗机的数量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三番,但是其他国家并没有与中国的这种军力发展齐头并进。

研发大量的常规弹道导弹是中国军力现代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导弹大多属于“短程导弹”,仅能在与陆上邻国和台湾地区之间的冲突中派上用场。此外,中国开始研发可命中日本和韩国境内目标的中程导弹。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其他邻国均未开展重大的导弹研发项目,虽然印度是个例外。不过,即使印度已经研制成功了短程和中程导弹,其整体数量也较少,生产能力依然有限。例如,印度将要制造总共70枚普里特维(Prithvi)型短程导弹,这与中国目前拥有的1000枚短程导弹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同样,印度新式的烈火—II

¹ Barry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gi—II)型弹道导弹预计每年仅能生产10—20枚。¹与此相比,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年均可生产75—100枚短程导弹。另外,有研究表明,推动印度军力现代化导弹方面发展的是巴基斯坦而非中国。²

(三)地区国家制衡

安全竞争或军备竞赛之所以没有升级,原因在于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打了头阵,其他国家则纷纷与美国联手,积极参与制衡。笔者将分别评述日本和韩国的制衡举措。

1. 日本

为了应对军事上逐渐强大的中国,日本正改变它的军力结构,同时加强它和美国的同盟关系。虽然日本的国防开支有所下降,但是兰德公司的最新报告显示,日本自卫队的力量结构的重点已经从防御北部的俄罗斯转移到防御东部和南部的中国威胁。这一变化可被视为从内部制衡的实例,也就是在不增加国防开支的同时改变军队的构成和军力类型。日本已将北部的四个步兵师重组为规模更小但机动性更强的旅,并将其中一些部队重新部署在南部。虽然日本水面舰艇的数量有所缩减,但吨位更大、威力更强的舰艇已经开始服役,例如,日本计划建造2艘排水量达20000吨的直升机航母,以搭载诸如F—35在内的特定型号飞机。³2005年以来,日本虽然没有增加国防开支,但每年都增加海上保安厅的预算,同时在2006—2012年间将有超过21艘的战舰下水服役。⁴

虽然日本通过改变军力结构实现了从内部制衡,但是真正体现日本对中国军力崛起反应的是外部制衡。某位安全专家在回答关于日本对华战略这一问题时曾经坦率地表示,日本的出路在于“同盟”。⁵日本加强美日同盟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支持美国在《全球防御态势评估》的指导下进行其亚洲驻军的重组,以及通过正在进行的驻军重组加强美日军事力量的共驻(co-location)。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举措似乎在日本社会得到广泛支持。2008年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曾进行过一个民意测验,结果显示,超过69%的日本

安全竞争或军备竞赛之所以没有升级,原因在于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打了头阵,其他国家则纷纷与美国联手,积极参与制衡。

1 Jane's Strategic Weapon Systems 2008, pp. 54-58

2 Vipin Narang, "Pride and Prejudice and Prithvis: Strategic Weapons Behavior in South Asia," in Scott D. Sagan, ed., *Inside Nuclear South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3 Evan Medeiros, et al., *Pacific Currents: The Responses of U.S. 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 (Santa Monica: RAND, 2008), pp. 52-53.

4 Richard J. Samuels, "'New Fighting Power!' Japan's Growing Maritime Capabilities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0 (Winter 2007/08).

5 访谈,东京,2007年1月。

6 Medeiros, et al., *Pacific Currents*, p. 43.

民众赞成“支持美国对中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崛起加以遏制”。¹

这些做法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相关呢？答案非常明显。2005年2月，在第一次美日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之后，美日将和平解决台湾地区问题作为一个“共同战略目标”写入联合声明，这一事件标志着美日同盟首次明确提及中国。²将台湾地区问题纳入这一联合声明的方案最先由日方提出，日方在提议中甚至使用了比声明的最后文本更为强硬的措辞。³

2. 韩国

韩国的情况更加复杂。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积极推进军事现代化。它特别专注于研发远程攻击系统、C4ISR系统和早期预警能力建设。兰德公司的最新报告显示，韩国军力发展的助推力并非源自中国军事实力的变化。相反，该报告认为，作为一个中等国家，韩国军事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打造一支可以在本地区显现最大自主性的部队，而非专门反制中国的军事实力。根据2006年披露的一份战略武器发展规划，韩国打算在未来15年内研发出核动力潜艇和远程战斗机。目前，韩国在《国防改革2020》这一规划性文件中提出要缩减30%的军事人员，并将师的数量降低60%。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缩减与那种所谓和中国进行地面军事战斗的想法南辕北辙。⁴

很多分析家认为，卢武铔政府有一些亲中远美。⁵但是，在过去两年间，尤其在2007年12月李明博当选总统之后，韩国又开始大力提升和美国的关系。2007年6月，美韩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是美国在本地区签订的第二份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与本地区最具活力的多个经济体之间签署的第一份协定。李明博在当选之后承诺要加强韩美同盟关系，继续为驻韩美军提供支持。最近，一份关于美韩同盟的研究报告表明，在诸多国家之中，中国是韩国加强与美国安全联系的重要原因。⁶李明博加强韩美同盟应对中国的做法在韩国国内赢得广泛支持。据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约有67%的韩国人赞成“支持美国对中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崛起加以遏制”。⁷

1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Soft Power In East Asia: Comparative Topline Reports," June 2008, p. 45.

2 "Joint Statement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19 February 2005, <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cc/joint0502.html>.

3 访谈，东京，2006年1月。

4 本段取自 Medeiros et al., *Pacific Currents*, pp. 85-88.

5 有关韩国对中国的适应和妥协，参见 Robert S. Ross,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September 2006).

6 "New Beginnings" in the U.S.-ROK Alliance: Recommendations to U.S. Policymakers,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April 2008, pp. 12-13.

7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Soft Power In East Asia: Comparative Topline Reports*, June 2008.

三、中国直接影响力的评估：二元效应

系统层面的分析仅能揭示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对本地区国家的整体影响力。以下部分将考察，在具体冲突上中国如何利用它新获得的军事实力影响他国行为。这种影响力是直接的，即中国把军事力量作为一种“治国之道（statecraft）”的手段，并借此在具体争端中获得希望达成的结果。

为评估这种影响力，笔者考察了中国处理领土争端的做法。事实上，研究领土争端是衡量一个国家如何利用军事力量改变他国行为的“简单”办法。相比较国际关系中其他类型的冲突而言，在领土争端中，武力在国家捍卫主权时成为一个貌似合理的选择。虽然中国在1949年之后成功解决了大多数领土争端，但是目前仍有几大地域存在争议：与日本相关的钓鱼岛，主要与菲律宾和越南相关的南沙群岛，与越南相关的西沙群岛，以及中国—印度、中国—不丹之间的边界争议地段。¹

通过这一部分的分析笔者得到两个结论：首先，中国在使用军事力量实现某些威慑性目标时显得能力有限；与此同时，尽管武力在很多争端中是一个看似可行的选择，但中国却放弃使用其军事实力。

（一）台湾地区：成功的影响力

在中国所有的领土争端中，台湾问题这一持久冲突也许是我们探究军事力量所带来的影响力的最好案例。冷战结束后，应对台海冲突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1995—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中国大力部署短程弹道导弹，此后便是大力发展军力，限制或者吓阻美国在台海冲突发生后的干涉。按理说，中国部署短程弹道导弹举措的象征意义大过实质作用，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导弹的数量以每年70—100枚的速度不断增加，反映了中国军力日益扩展的现实。目前，无论是先进战机还是潜艇，中国的优势明显压过台湾。问题在于，中国如何利用它的军事实力塑造这场争端中各个关键当事方的行为，包括台湾地区、美国以及它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中国的军力部署被看作带有威慑性质，也就是震慑台湾地区当局及民众不要宣布独立，同时阻止其他国家为台湾地区提供军事或外交援助。²而北京在公开场合一再声明将保留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权利。

中国在使用军事力量实现某些威慑性目标时显得能力有限；与此同时，尽管武力在很多争端中是一个看似可行的选择，但中国却放弃使用其军事实力。

1 有关中国的领土争议，参见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Robert S. Ross, "The 1995-19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Fall 2000).

回顾陈水扁“主政”台湾地区的时期,我们认为中国成功地阻止了台湾地区迈向法理“台独”。如果没有尚在进行的军事现代化,中国也许可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国防开支的增长以及短程导弹的部署都是这种军事现代化的体现。虽然陈水扁两次当选“总统”,但是他的第一次当选是因为国民党的内讧,而第二次仅以微弱优势胜出,而且主要是因为大选的两天前发生的枪击事件。¹陈水扁自己非常明确地追求台湾地区的正式“独立”,但他的政策并不符合岛上大多数选民的想法。统计数字表明,2000年以来,在台湾地区支持“独立”的民众从没有超过总人口的15%。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通过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获得的影响力也有局限性。毫无疑问,中国已经遏制了岛内“台独”势力的增强。支持“台独”力量的下降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民进党和国民党的候选人都赞成采取温和的方式改善与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没人愿意继续陈水扁的政策,陈的政策被认为同时损害了台湾地区与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²

中国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不愿看到两岸分裂的现状永远持续下去,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可以暂时接受这种现状。如果我们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作为衡量影响力的标准,可以说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无法带来这种意义上的影响力的提升。在这一时期,岛内赞成统一的民众占总人口的比例从没有超过4.2%,远远低于支持“独立”的力量。台湾地区对于大陆的妥协有明显的界限,也就是马英九所宣称的不独、不统。

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是否改变了他国不惜与中国发生冲突协防台湾地区的意愿呢?答案是肯定的,但也不尽然。对于本地区的相关国家而言,陈水扁当

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提升,特别是对台斗争在军队现代化过程中占据了突出地位。这意味着冲突一旦爆发,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破坏力和震撼力。

选“总统”增加了两岸爆发战争的几率。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提升,特别是对台斗争在军队现代化过程中占据了突出地位。这意味着冲突一旦爆发,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破坏力和震撼力。面对中国的强大军事实力,在保卫台湾或者阻止大陆使用武力时需要更多的军力投入。³

2003年下半年,美国改变了它的对台政策。在温家宝第一次以总理身份访美期间,布什总统在公开场合严厉批评了陈水扁。布什表示,“我们反对中国或台湾地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任何决定。台湾地区‘领导人’任何旨在改变台湾地

1 Medeiros et al., *Pacific Currents*.

2 Alan D. Romberg, "Taiwan Elections: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Th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24 (Spring 2008).

3 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区现状的言论和行为都是我们所反对的”。¹2004年4月,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详细说明了布什政府在对台政策上的变化,这一变化明显地减低了美国卷入台海冲突的条件模糊性。美国担心台湾地区的举动有可能把美国拖入和中国的冲突之中,而这种冲突由于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变得更具破坏性,这种担心在美国调整对台政策时发挥了作用。

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国,声称要为台湾地区提供有条件的支持,这种表态实际上使得陈水扁政策获得的外部支援十分有限。《海峡时报》为新加坡政府所有,在该报的一系列社论中,新加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认为台湾地区的做法可能引发一场破坏地区稳定的冲突。当然,中国的军事力量很可能是新加坡表达这种担忧的重要原因。²新加坡政府也通过其他渠道反复传递了这一信息。2007年10月,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在一次深度访谈中也表达了这一关切。³

同一时期,澳大利亚政府也做出了一系列表态,这些表态与中国在两岸关系中不断提升的优势地位密切相关。2004年8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Alexander Downer)在访问北京时表示“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比如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不会导致《美澳新同盟条约》(The ANZUS Treaty)的自动实施。记住这一点很重要”。⁴2005年3月,唐纳在美国广播公司一档广播节目中表示,在台海冲突发生后“受条约束缚,我们必须与美国磋商,《美澳新同盟条约》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被援引……但这和我们决定参战差得很远”。⁵

唐纳的表态说明,澳大利亚希望避免坠入同盟陷阱,被拖入一场它并不希望出现的对华冲突之中。2005年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所做的调查显示,只有21%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根据与美国之间的安全同盟协定行事,即使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将为了台湾地区的‘独立’,和其他国家一起卷入与中国的战争之中”。⁶澳大利亚的这些表态也许是一种策略。一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分析人士曾表示,澳大利亚通过这些表态告诉台湾地区,一旦冲突爆发,美国很可能无法

1 "President Bush and Premier Wen Jiabao Remarks to the Press,"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3/12/20031209-2.html>.

2 "Taiwan Must Cool It," *Straits Times*, 22 November 2003; "U.S. Reins in Chen," *Straits Times*, 24 April 2004.

3 "Straits Times' Interview with Singapore Foreign Minister George Yeo, published October 2-3 2007," available on http://app.mfa.gov.sg/pr/read_content.asp?View,8389.

4 "PM clarifies Downer's ANZUS comments," available on <http://www.abc.net.au/lateline/content/2004/s1181762.html>.

5 "Australia could be dragged into Taiwan conflict," 14 March 2005, available on <http://www.theage.com.au/news/National/Australia-could-be-dragged-into-Taiwanconflict/2005/03/14/1110649109248.html?from=moreStories>.

6 Ivan Cook, *Australians Speak 2005: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The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2005), p. 18.

指望那些盟国的支持,因此台湾地区应该避免做出那些可能导致这一状况发生的不稳定举动。¹

台海情势中的另一现象也应引起注意。2000年以来,面对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台湾地区并没有积极寻求从内部予以制衡。事实上,台湾地区军费开支在这一时期有所削减。²按照实际值计算,台湾地区的防务开支在1996—2006年间以每年超过2%的速度下降,防务开支仅在2007年有所增长。迈克尔·蔡斯(Michael Chase)认为,岛内政治主导了台湾地区的防务政策,2000年台湾地区曾向美国提出军购请求,但是因为立法院不予拨款,这一军购案被搁置超过五年时间。³同时,陈水扁加强台湾地区认同感和推进台湾地区“独立”的举动使台湾地区几乎完全疏远了那个可以保护它的国家。在陈水扁第二任期内,台美关系变得非常糟糕,甚至在2007年的秋冬之际,台北和华盛顿的高级外交官在公开场合大谈台美之间的分歧。⁴

台湾地区面对大陆军事实力的提升却没有从内部制衡,这一状况很可能在2008年马英九“当选”之后发生变化。在竞选期间,马英九承诺将把台湾地区的防务开支提高40%以上,使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先前数年中这一比例只是在2%—2.2%之间浮动。马英九在立法院能够获得多数议员的支持,在增加防务开支的问题上岛内政治给他的阻力要比先前小得多。200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价值超过6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台湾地区将加快内部变革的步伐以增强自身应对大陆的实力。

(二) 东海问题

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权益之争为我们考察中国军力增长引发的影响力提供了另一机会。与台海冲突不同,中国在处理这一争端时并没有公开威胁使用武力。然而,1999年以来,中国已开始明显地展现自己的武力。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曾将海洋调查船派往东海海域。虽然中日双方在2001年2月达成协议,中国将预先向日方通报类似的海洋勘察活动,但是东海上这些舰船的巡弋始终是中日关系中非常突出的紧张因素。⁵2004年,中国一艘汉级核攻击潜艇在东海附近的日

1 Greg Sheridan, *The Partnership: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U.S.-Australian Alliance Under Bush and Howard* (UNSW Press, 2007), p. 193.

2 也许,这就是国际政治中“平衡不足”的一个绝佳例子。See Randal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Michael S. Chase, *Taiwan's Security Policy: External Threats and Domestic Politics* (Lynne Rienner, 2008).

4 2007年9月11日,Thomas J. Christensen在马里兰州的安那波利斯举行的美台商业协会防务工业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一个强大而又温和的台湾”的演讲, <http://2001-2009.state.gov/p/eap/rls/rm/2007/91979.html>.

5 “Japan, China Agreement on Maritime Notice System Detailed,” *BBC Monitoring Asia Pacific-Political* (13 February 2001).

本领海完成了一次海下穿行。¹2005年,中国在日方宣称的东海中线附近建起了油田,这使得局势变得紧张起来,与此同时,中国舰艇在该海域的巡弋也开始增多。最惹人关注的是,中国把从俄罗斯购买的现代级驱逐舰作为主力战舰部署在这一海域。

如前文所言,东海争端、中国的海事活动及海军部署使得日本扩展并推进海上保安厅军舰现代化的举动变得更加正当,而海上保安厅在维护日本海洋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²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坚持以东海中线作为分配这一海域油气资源的标线,并拒绝做出任何让步。2008年6月,中日在东海问题上达成了一项协议。³

(三) 其他领土争端: 作为安抚的影响力?

在其它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中,中国并没有威胁使用或者展现武力达成运用军事力量影响他国行为的目标。换言之,中国并没有使用与军事力量展示相联系的胁迫性吓阻。相反,在这些冲突中,中国尽力安抚邻国,以消除那些对于邻国来说可能促使紧张升级的因素。⁴

中国并没有使用与军事力量展示相联系的胁迫性吓阻。相反,在这些冲突中,中国尽力安抚邻国,以消除那些对于邻国来说可能促使紧张升级的因素。

1. 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南沙群岛——译者)

在南沙群岛争端中,中国采取了“紧束双手”的诸多措施。特别是,中国已经表示将不会利用增长的军事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争端,至少不会动用武力夺取目前被他国,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强占的岛屿。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虽然这份宣言仅是展现了一种意愿,但是所有签署国都同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不诉诸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⁵2003年,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条约中签署国放弃“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⁶2005年,中国与菲律宾、越南达成协议,三方联合进行海洋地震勘察工作,菲律宾和越南均是南沙群岛争端中的主要当事国。

如果中国这些举措的目的是安抚邻国,那么这些成功的安抚其实很难被察觉到,但是却可以从南海争端持续稳定这一情况中看出端倪。的确,中国想方设法

1 “Japan Protests to China over Submarine Intrusion,” Agence France Presse, November 12, 2004 (Lexis-Nexis).

2 Samuels, “‘New Fighting Power!’.”

3 协议附件, 参见 “China, Japan Reach Principled Consensus on East China Sea Issue,”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fyrth/t466632.html>.

4 有关中国大战略中的安抚政策, 请见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请见 <http://www.aseansec.org/13163.html>.

6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请见 <http://www.aseansec.org/1217.html>.

通过外交渠道影响其他争端当事国的行为。最突出的是,中国运用外交压力阻止国际石油公司在越南宣称拥有的水域进行油气开发。然而,人们原本预计,中国可能会更多利用业已获取的新军事力量阻止他国提出更多要求。

2. 印度

中国与印度之间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区存在旷日持久的领土争议,但是中国在处理这一争端时并没有谋求将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转化为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双方签订了一系列旨在限制争议地区军事活动、建立互信的协定。在双方有关人士看来,中印在执行这些协定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这些协定中包含双方互相通报大规模军事演习等条款。¹2005年4月,中印在新达成的议定书中增加了旨在履行1996年协定(即《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译者)的不少措施。²2005年,中印就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达成政治性的指导原则。虽然该协定并未表明任何一方已经做出妥协,但它包含了反对使用武力的条款。根据这份协定,“双方将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³

中印争端还远未获得解决。双方之间的谈判已经长达30年,但是至今彼此还没有交换包括所有争议地段在内的实际控制线地图。此外,关于两方在边境控制线附近针锋相对的巡逻报道并不鲜见,与此同时,中印边境守卫部队展开合作的故事也经常出现。无论如何,中印都没有试图用一种可能威胁到对方的方式改变具体地段的军力平衡。虽然印度因为更加深刻的战略性因素和1962年的战败阴影对中国提防有加,但是中国通过各种努力安抚印度,并且避免使用军事威胁,这些举措使得这一争议地区能够保持稳定。因此,中国在没有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之下仍能够影响印度的行为。

结 语

本文初步回答了两大问题:中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是否正在“崛起”?如果是的话,中国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是否增加,是否直接或间接导致他国安全行为的变化?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从国防开支的角度来讲,中国一直在提升自己的相对实力,并缩小了和美国之间的距离。中国尚未“崛起”,但是它肯定是处

1 访谈,北京和台北,2004—2006。

2 《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实施办法的议定书》,2005年4月,参见 <http://meaindia.nic.in/treatiesagreement/2005/11ta1104200502.html>。

3 《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协定》,2005年4月,参见 <http://meaindia.nic.in/treatiesagreement/2005/11ta1104200501.html>。

在“崛起之中”。在笔者设定的二元组合中,中国的国防开支所占两国开支总和的份额不断增长。特别是,在国防开支方面,中国正在进一步扩大与印度之间的差距,并超过了本地区其他大国,如俄罗斯和日本。中国参与军事现代化这场竞赛较晚,所以目前它并不一定比其他国家更加强大。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虽然提高了国防开支,并且购置了大量新式和先进武器装备,但是中国军事力量的相对增长并未引发东亚地区不稳定性的上升。换言之,中国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间接影响力依然有限。虽然其他国家也提高了国防开支,即便增长速度低于中国,但是它们还没有将有限的财政资源从其他领域转而投向安全防务领域。相反,在国防开支绝对值的增长中,大部分都是在本地区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出现的。

两大因素可以解释中国急剧增长的国防开支为何没有导致地区安全竞争和军备竞赛的升级。首先,从军事实力的角度而言,中国增势的起点相对较低。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起步之时,它根本没有第四代、极少第三代战斗机。此外,当时它的大多数步兵部队尚未实现机械化,更谈不上什么摩托化。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一直在“追赶”。另外一个因素便是本地区突出的制衡行为,很多国家为了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纷纷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包括韩国、日本和印度。

在台海争端中,中国不断提升的军事实力已经转化为一定的威慑能力,而且这一能力将会日益增强。中国已经可以利用威慑性的吓阻塑造台海争端中各个当事方的行为,包括台湾地区、美国及其盟友。在东海争端中,中国在军力展示方面显得非常有限,没能非常成功地影响日本的行为,特别是在东海中线问题上。最后,也是最为有趣的一点是,在处理南沙群岛以及中印边界争端时,中国几乎放弃使用武力,但对其他当事国的影响力却得以确立。

中国对本地区其它国家的间接影响力依然有限。虽然其他国家也提高了国防开支,即便增长速度低于中国,但是它们还没有将有限的财政资源从其他领域转而投向安全防务领域。

从军事实力的角度而言,中国增势的起点相对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一直在“追赶”。很多国家为了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纷纷增加了与美国的关系。

(赵明昊、郎 丹 译,周陶沫、于铁军 校)